



当我们一起去跳海

【芬兰】亚托·帕西里纳◎著 武忠森◎译



当我们一起去跳海

【芬兰】亚托·帕西里纳 著

武忠森 译

 漓江出版社

桂图登字：20-2011-11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我们一起去跳海 / (芬) 帕西里纳著; 武忠森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407-4921-7

I.①当… II.①帕…②武… III.①长篇小说—芬兰—现代 IV.①I5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1326号

©Arto Paasilinna and Werner Söderström Ltd. (WSOY)

Original title “Hurmaava joukkoitsemurha”

First published in Finnish by Werner Söderström Corporation (WSOY) in 1990, Helsinki, Finland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Arto Paasilinna and Werner Söderström Lt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翻译者武忠森, 本译稿由台湾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

当我们一起去跳海

作 者 [芬兰] 亚托·帕西里纳

译 者 武忠森

责任编辑 田原工作室+赵丛

选题策划 宣慧敏 覃亚仄

特约编辑 夏永为 郭金珠

内文设计 师 钢

装帧设计 雅格书装

出 版 人 李朝晖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0

传 真 0773-2582200 010-85800274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bbs@163.com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1270 1/32

印 张 8

字 数 158千字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4921-7

定 价 25.00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代序 最严重的，也不过如此而已/卧斧 /002

第一部 / 007

您是否有过轻生的念头？
别怕，不是只有您这样。
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甚至还有与此相同的人生经验。
欢迎您来信，与我们一起找死！

第二部 / 177

当游览车开到最北端的海角，
当死亡的大门就在眼前，
当我们要一起跳海的时候，
生命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转弯呢？

终 曲 /249

人生充满了许多未知的可能，
即便遇上困境，
也不一定是最后的结局！

代序

最严重的，也不过如此而已 ——关于《当我们一起去跳海》 卧斧（台湾作家）

1993年，日本书市出现一本引发轩然大波的作品。

这本书隔年出版的繁体中文译本，没过多久就遭禁下架；日文原版也在吵吵嚷嚷数年后，于1997年被列入有害图书名单并限制販售。虽然书的内容大致以学理角度切入、就事论事地分析，但讨论主题敏感，引发的反对与支持意见当中，论点几乎没有交集：反对者认为该书内容违背道德标准，并应对后续引发的事件负责，支持者则认为该书以科学角度提供分析，并未教唆读者亲身尝试——就像有人买了本食谱，但他可以一辈子不照食谱内容做菜一样呀，何罪之有？

这就是鹤见济的《完全自杀手册》。

人命实在是个奇妙的玩意儿：常听得明明是小事一桩，像是着凉感冒或者被利器划出小伤口，但没多久却引发一连串问题，莫名其妙就没救了；也有大病小病从未间断、加上抽烟喝酒种种不良习惯却硬是活过平均年龄甚至长命百岁。鹤见济在



《完全自杀手册》的后记里写道：“我不是在阐述‘大家都来自杀吧！’这样无聊的事，想活的话就要活得自在，想死的话也要死得自在，生命应该就是这么回事。”毕竟人生的开始都是不由自主的，如果能够自己选择结束的时间，似乎还算有点自我的主张。

所以雷罗南总裁就这么决定了。

不止一次破产、身体状况不佳、孩子都已成年远离、妻子对自己的任何计划都没啥兴致，雷罗南总裁决定要自我了断。为了不造成家人的困扰，他藏了把枪，来到一个弃置的农舍，却发现农舍里有个站在木桩上的军人，正在把脑袋套进尼龙绳圈里。雷罗南出声制止，反倒吓得军人失去平衡，让绳结提早勒住了脖子；待他七手八脚地救下军人、喘息平静之后，这位名为坎裴南的上校与总裁正式相互介绍，而在雷罗南出示手枪的同时，坎裴南上校才发现，原来自己不是唯一一个想自杀的人。

《当我们一起去跳海》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雷罗南和坎裴南这回没能死成，怀着相见恨晚的知己情怀，掏心掏肺畅快悠闲地聊了一阵，认为既然有相同想法者众，要成功又不见得简单——人生很难事事如意，自杀失败当然也就情有可原；两人于是同意：不如将有志于此者集合起来，一方面劝服留恋生命的人重新面对人生，另一方面则可以

组织一心向死者齐步朝终点前进。

从某个角度审视，《当我们一起去跳海》是个充满黑色幽默的故事。

一群认为生无可恋的家伙，打算聚在一起享受人生的最后时光，共同走完最后一程，轰轰烈烈地结束生命——作者亚托·帕西里纳（Arto Paasilinna）以正经中带着嘲弄、怜悯里掺着讽刺的口吻，叙述了这些人各自的遭遇，让他们决定结束生命的大小问题，以及聚在一起之后共同遭遇的状况。不过人多口杂、有不同意见就有冲突与妥协，更何况带头的两人曾经挑战自杀但铩羽而归，这伙人能否战胜此等衰运、顺利达成目标？结果如何，委实难料。

换个角度，就会发现这个故事具备了“公路电影（Road Movie）”的特质。

“公路电影”大多是以“一个或数个角色、因故跳上旅程”为主要架构，记述主角们的追求、心境的转换，以及旅途中与其他人物发生互动的各种经验。而《当我们一起去跳海》明明是集合寻死的群体，却糊里糊涂（但顺理成章）地经历了从北欧到西欧各国的特殊风光，体验了不同的风土民情。更有趣的是，到了故事的末尾，“公路电影”中可能出现的几种结局，在《当我们一起去跳海》里头，也全都一一出现。



除此之外，以找死队伍为主轴辐射发展的支线，也全都带着一种荒唐的喜感。反正要死了，所以好像什么都可以试试，但因为什么都可以试试，反倒撞击出更多可能；而看在心境不同的其他人眼中，这些可能也就有种荒谬、突兀、不可思议的成分。加上某个角色不大光彩的过去、某个角色意外入伙的原因、警政当局对于一大群可疑分子引发种种事端的注意，甚至是外交事务国际纷争的疑云，都与这趟寻死之旅搅在一起，旅程的目标本应黑暗沉重，却因此变得热闹欢快起来。

鹤见济认为，“自杀是相当积极的行为”。

这句话出现在《完全自杀手册》的前言里，鹤见济提及“持续的相同事物步调缓慢地反复出现”及“充满无力感，不存在都无所谓”两个因素，会让人失去“真正活着的真实感”，走到这个地步、决定替人生写上休止符的话，或许不是一种消极的决定。有趣的是，当帕西里纳笔下的这群芬兰佬决定进行这个“相当积极的行为”后，鹤见济提及的两个主因，反倒面临意外的挑战。

所幸，《当我们一起去跳海》中并未替任何一种立场宣教。

帕西里纳没有宣扬“大家应该自己结束生命”的厌世意图，也没有大谈“生命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美好啊”的粉饰太

平；透过这个吵吵嚷嚷的找死故事，帕西里纳讲的其实是生命里的诸多变因与数不尽的可能。能够自己决定终点何在、如何达到，自然不是坏事；不过在那之前的旅程，还埋伏着许多未知。

其实，每段人生的终点全都相同。

《当我们一起去跳海》正是一场浓缩的人间喜剧：既然终将一死，所以如何观察、品味、体验与对抗结局来临前的种种情境，才是每段人生独一无二的残酷与美好。就开开心心地启程吧，反正终点在那儿，最严重的，也不过如此而已嘛！

第一部

您是否有过轻生的念头？

别怕，不是只有您这样。

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甚至还有与此相同的人生经验。

欢迎您来信，与我们一起找死！



生命中最严重的是死亡，
但说到底也不算太严重。
——芬兰民谚

芬兰人最可怕的敌人是忧郁、悲伤、麻木。一股叫人难以捉摸的疲惫始终笼罩着这个可怜的民族，千百年来一直令这个民族臣服于其折磨之下，迫使他们的性格变得阴郁而严肃。这种悲观思想的负担是如此沉重，以至于许多人视死亡为治疗自身焦虑的唯一药方。比起曾侵犯过他们的邻国，忧郁是更加无情的敌人。

不过，芬兰人可是天生的斗士。他们从来不投降，他们不断反抗，从不停歇，持续地和这个可怕的巨人缠斗着。

在盛夏的圣约翰日^①，借着夏至节庆的欢愉气氛，举国上下会凝聚起所有力量，强力对抗不断侵蚀国力的忧郁。在节庆的前一天夜里，所有人会摆出作战的阵势：不只是成年男子纷纷拿起武器，甚至连妇女、孩童和老年人也不例外，所有人都

^①Saint-Jean，即夏至当日，大约在每年6月20日前后。

上了前线。为了和黑夜对抗，他们在芬兰成千上万的湖岸燃起了象征异教徒的、一望无际的熊熊营火。他们爬上挂着蓝白相间的军旗的桅杆高处。在正面迎击之前，这五百万战士已经先饱餐过一顿多汁的红肠和炭烤猪排骨。他们豪气地大口喝酒给自己壮胆，并且在手风琴的伴奏之下，奋勇争先地向忧郁发难进军，毫不留情地发动猛烈攻击，直到黑夜将尽。

在众人肉搏战的嘈杂声中，数以万计的人们在灌木丛和荨麻堆里倒下。男男女女混杂在一起，女士们纷纷受孕，还有许多轻率鲁莽的家伙，因为妄想要攀上卸货船只的甲板，溺毙在湖里或是海口。那种英勇行动以及英雄们的牺牲事迹，早已被抛诸脑后。喜悦与欢乐获得了胜利，忧郁已经全面溃败。举国上下曾经臣服于这一强大黑暗势力，此刻则享受着至少持续一夜的自由。

圣约翰日早晨的太阳，从位于海梅省^①的鵝鸟湖升起。空气里仍然飘着一股淡淡的烟味，是前一天夜里的战斗遗迹。为了向夏至致敬，大伙儿在各地的水边燃起熊熊的营火。一只燕子张着嘴喙贴着水面飞行，追捕着昆虫。气氛一片祥和，所有人都睡着了，只剩下鸟儿还有力气啼唱。一名男子独自坐在自家别墅前面的台阶上，手里拿着满满一瓶啤酒，这个人是欧

^①Häme，位于芬兰西南部的一省。



尼·雷罗南总裁。他年近五十，脸上挂着该地区最阴沉的脸色。因为受到严重创伤，他的内心极像整个碎了一样。他不属于夜里那群战胜者的一分子，而这片土地上也没有任何一名潜在的战地护士，能够提供给他最基本的照料。

雷罗南体形消瘦，中等身材，两只耳朵长得挺大，鼻梁高挺，末端则呈现红色。他穿着一件短袖衬衫以及一条灯芯绒长裤。

只要一见到他，就可以猜出他过去的内心曾蕴藏过澎湃的激情和强大的爆发力，但现在已经一点也看不出来了。他疲惫、失意，像是完全被现实生活打垮了。他脸上的每一条皱纹和头顶上每一根稀毛，都悲悯地显示出他在面对生命的严峻和短暂时的不堪一击。

过去十多年来，雷罗南总裁饱受胃痛之苦，而他的肠道也开始出现卡他性肠炎的初期症状。他的关节还维持着良好状态，肌肉除了有些松弛之外，状况也还不错。至于他的心脏，则已经被脂肪包覆，只能有气无力地跳动着。这颗肉团已经变成一个负担，不再是生命的源头，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就会停止跳动，血液停止循环让它的主人全身瘫痪，旋即奔向死亡。看一个人身体内某个呈现疲态的器官如此对待一直仰仗它的主人，以这种报复方式回报它一直以来所遭受的过度滥用，这还真是令人感到有点悲伤。要知道，这个人打从在娘

胎里就毫不保留地信任这个器官，只要它稍稍停止跳动一下子，哪怕只是百来下脉搏的时间，兴许只造成少喘一口气的后果，那么一切就结束了。而在此之前，难以计数的兢兢业业的心跳统统没了意义。死亡就是这么一回事。每年总有许多芬兰人就这样死去，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回来跟大伙儿说说个中滋味。

春季的时候，欧尼·雷罗南原本要重新粉刷别墅正面已经鳞片斑驳的木头外墙，但这项工程一直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装颜料的桶子静静地靠在墙角，早已干硬的刷子则伏贴在盖子上。

欧尼·雷罗南本来是个生意人，所以偶尔也会有人用总裁这个头衔来称呼他。他过去有好几年是个工作狂，也很快有了一番成就，迅速在商场上、部属间、财务以及现金流等各方面都大有斩获。他曾经承包多项公共工程，甚至在六十年代生产过薄钢板。但是大环境的不景气和诸多恶性竞争手段，让他的公司节节败退，以致最后他经营的钢板与钢管公司宣告破产。但破产还不是最后的坏消息，他甚至被指控有多项不法行为。接下来，他从事自助洗衣店的生意，但也经营不善，因为今天所有的芬兰人家里都有洗衣机，而没有洗衣机的人，说真的，他们也不在乎洗衣服这件事。再者，他所提供的服务既未能获得大饭店的青睐，也无法吸引往来于波罗的海的渡轮。在这种情形下，订单就这么从他眼前鱼贯而过，直接进入大型连

锁洗衣店。而这其中的内情，也只有那些参与私下交易协商的大卖场才会知道。因此到了春季，欧尼·雷罗南再次面临破产。此后，他便一直饱受严重的忧郁症之苦。

他的孩子们都已经成年，他的婚姻也濒临破碎。每当他心血来潮对未来做点计划，并兴致勃勃地向妻子提起时，她也不再表示任何支持与鼓励了。

“啊！”

这是她唯一的反应，非常令人扫兴，而且没有任何意义。既没有给他任何坏脸色，也没有一丝鼓励的表示。一切看似已经无法挽回，日常生活如此，经济状况更是如此。

自冬季以来，欧尼·雷罗南总裁自杀的念头越来越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的人生早已经历过许多次高低起伏，一直困扰着他的忧郁再次卷土重来，侵蚀着他原本正常的战斗性格。他本来在春天之后就应该自杀，就在自助洗衣店事业失败的时候，但是他简直没有自杀的勇气。

圣约翰日这一天，欧尼·雷罗南的妻子进城去了。她完全不想和一个失意沮丧的男人在乡下过节，平白无故浪费一个节庆。夜晚非常寂寥，没有熊熊营火，没有伴侣，也没有未来；没有任何能够温暖他内心的事物。

欧尼·雷罗南将啤酒罐放在台阶上，走进了屋内。他来到卧室的床头柜前，从抽屉里拿出手枪，装上子弹，然后轻巧地

放进灯芯绒长裤的口袋里。

“该走了。”他自忖着，内心悲苦但十分坚定。

这是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第一次觉得该做点什么事，在自己的人生中有点行动。是到将这个已然放慢速度的可悲人生做个了断，为此画一个大大的句点，甚或是一个令人意外的惊叹号的时候了！

欧尼·雷罗南总裁徒步离开家，走在充满欢愉气氛的海梅乡间。在啾啾鸟语的陪伴下，他沿着蜿蜒在幢幢别墅之间的泥土小路前进，起先绕邻居家外围走着，随后直接穿越田野，绕过一座畜栏、一个杂物间，以及一处农舍。在一处小树林的另一侧是片延伸的草地。雷罗南记得在那儿，在森林的边缘，有个弃置已久的老仓库。他应该可以在那儿自我了断，那是个安静的所在，是个结束生命的理想环境。

他是否应该在家里的桌上留下遗书？但他能够想到要写些什么吗？永别了，亲爱的孩子们，好好照顾自己，爸爸的心意已决？……老婆，不要怪我，好吗？

欧尼·雷罗南试着想象，当妻子看见这封诀别书时会有什么反应。也许，她只有这么简单的一个反应：

“啊！”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清新的草香，农舍主人显然是在前一天夜里割了牧草。农民们在圣约翰日的前夕仍得忙着农活，因为